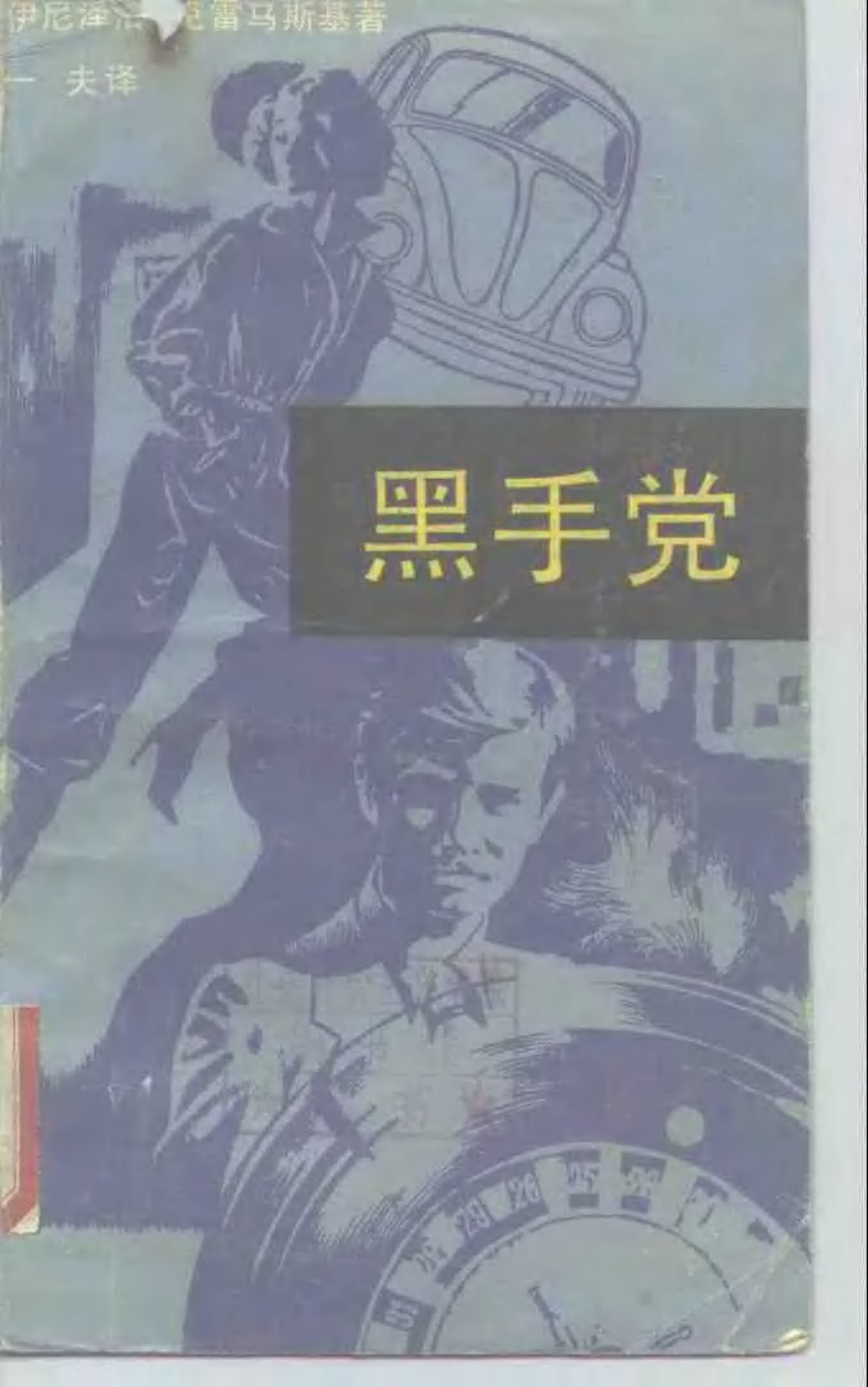


伊尼泽洛 厄雷马斯基著

— 夫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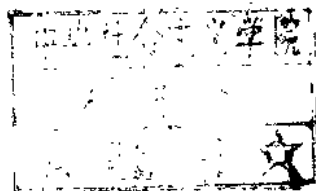
黑手党

70028

黑手党

● [意]伊尼泽洛·克雷马斯基

● 一夫一妻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两部可以作为惊险影片看的西方通俗小说：《黑手党》和《死囚的控诉》。

恶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专干谋杀绑架等罪恶勾当，其血腥残酷令人发指。《黑手党》这部小说揭开了它内幕的一角。小说以米兰市几家夜总会和地下赌窟为背景，通过刑警卡米洛·桑德里侦破夜总会女郎萨比娜及其情人朱利亚诺相继遇害这一案件的过程，暴露了意大利社会动荡的种种情状和黑手党人横行肆虐的罪行。

《死囚的控诉》，它的主角是足智多谋、骁勇过人的美国侦探爱德华·亚当斯。他为侦破需要，打入匪邦内部，不慎落进黑社会设下的圈套，被诬为杀人凶犯，锒铛入狱，被判死刑。他在身处绝境的艰难条件下，冷静沉着地利用被处决前的八天时间，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智谋，在他旧日情人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最后使真正的凶手落入法网。

这两部小说故事惊险曲折，紧张的悬念令人开卷而不忍释手。

Инизеро Кремаски
Черная Кожанка

据苏联《Смена》1980年第18—22期译出

黑 手 党

〔意〕伊尼泽洛·克雷马斯基

一 夫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80毫米1/32 印张10 3/4 插页2 字数223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

印数 1—38400

ISBN7-5306-0039-7/I·39 定价：2.00元

译者前言

本书奉献给读者两篇西方当代通俗小说，它们象两扇小小的窗口，通过它，读者可以窥见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同时也可领略到西方当代通俗文学创作的某些特色。

在各个国家，历来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读者。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时代意识，同一时代的读者也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和不同的文化消费心理。文学始终在不断审视、探索和适应不同读者层的需求，其中包括认识上的需求和正常的娱乐要求。因次，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历来是客观存在的。文学评论家尽可以对包括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乃至儿童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持各种不同看法，甚至不把它包括在传统文学之内，但却不能代替读者的广泛要求和爱好。

近年来，通俗文学问题的突出更几乎成了世

1125/1-9

界性问题，引起了东西方许多文学发达国家评论界的重视。仅就手头资料所见，1984年苏英两国知名作家在莫斯科举行的“圆桌会议”上，今年5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三次中美作家会议上，今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著名作家文学交流会上，以及许多国家近年来的一些高层次作家会议上，对通俗文学的讨论都占了重要地位。发言中，自然有不少作家对通俗文学，特别是其中那些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和庸俗的成分持忧虑和批评态度，但更多的作家倾向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消费心理的变化，读者对文学的娱乐需求是正常现象。有的作家就说，当代通俗小说所传达的社会现实的信息量远比严肃文学多得多。与其在那些宏篇巨著的严肃小说中很难捕捉到确切的社会现实，倒不如阅读通俗小说。在西方许多国家每年评选出的畅销书中，通俗小说一向占有很大比重。这类小说，一般都具有这样特点：能紧密贴近现实，有较深刻、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惩恶扬善的道德蕴涵，在揭露和鞭挞各种丑恶和卑劣现象的同时，能向读者提供许多有益的智慧和知识；在表现手法上，讲求情节性、节奏感，语言凝练，悬念叠起，能使人得到阅读上的享受。当前，世界文学中正在出现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许多卓有影响的小说作家都在尝试采用

通俗小说的表现手法来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标志着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创作方法上的相互渗透和两者界线的日益消失。

本书介绍的两种小说，无论在题材或表现手法上，多少都体现了上述一些特点。

意大利作家伊尼泽洛·克雷马斯基的《黑手党》（原名直译为《穿黑衣服的人》，是意大利人对黑手党的讳称）以黑手党活动的主要场所的米兰市几家大夜总会和地上赌窟为背景，围绕在短短几天内接连发生的几起血腥残酷的谋杀案和刑警局侦探卡米洛·桑德里的追踪侦查为线索，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意大利黑手党等黑社会势力与警察当局和社会实业界要人沆瀣一气，倡狂肆虐，为所欲为，而一般居民人人自危的社会现实。作者以沉静而又诙谐的笔调，似坦诚而又不露的悬念，寓紧张于平缓的节奏，向读者展示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案，令人啧啧称叹之余又留有无穷的回味。

法国作家安德列·邦济默尔的《死囚的控诉》^①描写足智多谋、骁勇过人的美国侦探爱德华·亚

① 《死囚的控诉》是根据苏联《环球》杂志1980年第3—7期上发表的俄文节译本转译的，俄译者是格·特罗菲缅科。

当斯，在隐瞒身份打入匪帮内部侦查敌情的时刻，不慎遭到黑社会势力的蓄谋陷害，被判处死刑，打入了死囚牢。同他关押在一起的都是他亲手拿获的罪大恶极的要犯，他的落狱，自然遭到了这些亡命之徒幸灾乐祸的嘲笑和恶毒的奚落。唯一对他表现较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看守威廉·李，又在他刚入狱的第二天夜里突然被害，凶手竟是他的律师。爱德华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和机智，利用他行将被处决的有限时刻，终于揭开了内幕，查出了逍遥法外的罪犯，转败为胜。小说故事惊险，情节紧张，结构缜密，语言凝练，一条主人公吉凶难卜的悬念主线赋予作品以巨大的吸引力。

这是两篇完全可以作为电影看的情节小说。它们也许称不上是名著，但却有着一种令人开卷而不忍释手的艺术魅力。你看到的是西方社会目不忍睹的可怕现实，得到的却是阅读的感受。也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赢得了大批读者。在西方，人们常把这类侦探推理小说看作为作者和读者的智力竞赛，读罢这两篇小说，你也许会掩卷认输而又心悦诚服的。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黑手党……〔意〕伊尼泽洛·克雷马斯基(1)

死囚的控诉……〔法〕安德列·邦济默尔(187)

黑 手 党

电传打字机象战上传来的机关枪声，
嗒嗒地拍发着来自意大利的消息……

阿格罗—诺切里奥，康帕尼亚区……在
市中心，当着数百人的面，前市长乔治·巴
尔巴鲁洛律师被人用枪顶着连开数枪面饮弹
身亡。他以反对黑手党毫不妥协而著称……

巴勒莫、西西里岛……恐怖分子打死了
市检察长加埃塔诺·科斯塔。他作为一名坚
定的反法西斯斗士，曾从事侦查极右分子的
活动和西西里黑手党与美国犯罪集团的联系
……

博洛尼亚……新法西斯分子们又犯下了
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炸毁了火车站
大楼，震惊了全国：死亡八十四人，重伤二
百余人，死伤者中有不少是儿童……在播发
这条消息的同时，救生队还在继续从瓦砾中

寻找遇难者的尸体……

被杀，被杀，死人事件层出不穷……子弹和炸弹早已成了争权夺势的工具，成了刑事犯罪分子的比生意经和政治更主要的论据，他们以此来对付那些深知底细，又力求让人们看清这种触目惊心的现实的人——就是由于这种强盗横行、政治恐怖、警察和官吏贪赃受贿、与犯罪沆瀣一气的现实，这个亚平宁半岛上的国家才这样呻吟不止。这种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网任何时候也未必会首先以如此无情的手段扼杀意大利。在局势改变之前，已经发生了多少悲剧，还有多少悲剧将要发生！民主主义者，反法西斯战士，意大利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会和青年组织，都强烈地、坚决地反对强盗和恐怖分子的嚣张。然而，强盗们有着强大的、身居高位的保护人，所以，眼下很难说他们争取国内生活正常化的斗争会取得多大的胜利。斗争在继续，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包括一些并非凭深刻的政治信仰，而是只凭起码的人的良知而走上不宣而战的街垒的人，这种战争是黑手党、警察、秘密组织和政治反动派强加给这个国家的。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如此。你想清清白白地做人吗？那你就得准备经受最严峻的考验，准备穿过横在通往揭露罪行道路上的那道难以穿透的屏障，准备冒生命危险，乃至你的亲朋好友都得做最坏的打算，因为犯罪集团头目的爪牙是无处不在的。

侈谈人权，同时却又推行无权政治；高谈法制，同时却又无法无天；提倡基督教仁爱精神，同时却又鼓励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恐怖——这就是这个右派势力抓住政权不放、置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于不顾的国家日常生活的写照。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现实的写照。

——编者的话

1

“您真的是卡米洛·桑德里吗？”

我已经对她说了三次我就叫这个名字。招待员端来摆着高脚杯的托盘，我们同时拿起酒杯。还需要详细说明吗？朱里亚诺对我来说，比亲兄弟还亲，我们从幼年，或者说几乎从那时起，就是朋友。最好还是让她说说，究竟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她带着满身的香水气味、冒着雨，神色惶恐地跑到警察局来找我。她把我硬拉到这个完全

引不起人食欲的小酒馆来，而且不止一次地回避正面谈话，要不是她马上说朱利亚诺出事的话，我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姑娘透过玻璃窗望着外边。好象对米兰下雨觉得惊异。她焦急不安，指甲不停地抓挠着装化妆品的小手提箱。

“您对朱利亚诺为什么没有亲自来感到奇怪，是吗？”

我只觉得自己累得要死，没有什么感到惊奇不惊奇的，也不想提什么问题。招待员打开霓虹灯管，姑娘战战兢兢地向屋里四下张望。我让她放心：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么早的时候，即使再有人来，那也只能是我的朋友们——刑警分局的侦探。

“您是朱利亚诺的女朋友吗？”

“也可以这么说……”

“贵姓？”

又不说话了。我站起身来，我丝毫没有占用自己空闲的晚上来搞这种愚蠢游戏的兴趣，何况还是跟朱利亚诺的未婚妻或女友。可她却只是一个劲儿地沉浸在外边这滂沱大雨里。真是荒谬之极！

“随您的便……或者您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不然我就回家了。”

“为什么？”

我只好告诉她，我整整一宿没停脚，还挨了一个家伙的拳头，到现在我还觉得浑身象散了架似的。

“请原谅，”她说，“我的确认为我的名字与这一切毫无关系。”

那就让她给我讲讲她自认为重要的情况吧。我们见面的唯一缘由无非是帮助朱利亚诺。我提议坐车去找他。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麻烦，我怎么能帮助他呢。

“现在他在我那里。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乘车到他那里去……不，不能跟他打电话，绝对不能。”

我们冒雨走出小酒店，坐上了那辆行驶在米兰街头的汽车当中显得最破旧的“大众牌”小汽车。在雨刷尚未彻底制服雨水的急流之前，前面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能看清楚打着雨伞从街道上跑过的行人了。既然姑娘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我就给她起个名字试试看。

“叫您萨比娜您看合适吗？”

“绝对不合适！”但她马上又改了口，表示歉意地笑着说：“如果您喜欢这个名字……我本人倒无所谓。”

“朱利亚诺出什么事了？”

“我不清楚。”

这当然是说谎。“大众”发出刺耳的颠簸声，沿着中央火车站隧道，跌跌撞撞、慢腾腾地行驶着，它早就该扔到废铁堆放场去了。遗憾的是刑警分局侦探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我这样冒失从事。

“我喜欢聪明的小伙子，”她说道。“一时间，我忘掉了朱利亚诺的麻烦事。”

起初，她谈到麻烦时，用的是复数，现在却用了单数。

“您向来都是这样细心吗？专抓人家的话把儿……我懂了，干你们这一行的……”

“萨比娜”给我指着路：沿着广场，然后是交通信号灯、售报亭、又一个交通信号灯——一句话，简直是迷宫，我已经拐了将近一千个弯儿，完全闹糊涂了，迷失了方向。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远郊，或许比远郊还远的地方。姑娘终于说，我们已经快到了。

在一片沼泽地的中央，耸立着一幢十层高楼，窗孔还都空着，象隐没在灰色的暮霭之中的一个灰蒙蒙的庞然大物。再过去一点，在另一块沼泽地里，还有一幢一模一样的楼房。汽车轮子在泥水里直打滑，抛起一片水花。我的车走得非常缓慢——外胎已经磨光了。“萨比娜”用红指甲指着第三幢楼房，我加快速度，在一片水泥铺面的

小广场上把车刹住。我下车，给姑娘打开车门，想帮她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小化妆箱”，可她没给我。

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前厅，它象一个四壁用石灰刷白了的板棚。“萨比娜”一边手拉手地领我走着，一边说，所有这三幢楼房都还没有住人，只是最高一层有一套住宅已经装修完毕，可以住人了——那就是她的住房。

“跟我来，卡米洛，我们得爬到十楼，电梯还不能开，也不晓得哪辈子才开始启用。”

“它连安装还没有安装呢。”

我们沿着摇摇晃晃的木头楼梯上楼，到处都是脏物和斑斑灰浆，只是有些地方临时架起几条木板代替楼梯栏杆。我望着楼梯洞，心情不胜沮丧。怎么到处都看不见工人呢？

“我也不知道，”“萨比娜”回答道。“据说，收尾工程的钱不够了。”

一个尚未竣工、未诞生的地区，活象是一座被原子弹摧毁了的城市。我想说，生和死是很近似的，可“萨比娜”对此不谈任何看法，她沉着脸，对我的万物兴衰的理论表现出全然不感兴趣的样子。等上到最后一个楼梯井口，我大发哲理的愿望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感到奇怪，这段楼梯的梯级好象比刚才走过的梯级都高。姑娘在唯一

一个装有门的门口停下来，说：

“Dear friend!” ①

一句暗语，门锁开了，门微微敞开了一条缝儿，尽管腰带上鼓鼓囊囊地别着手枪皮套，我到底还是钻进了朱利亚诺的避难所。我拥抱着朋友，“萨比娜”悄然溜进了隔壁房间，但马上又穿着一件高领毛线衫和一双粉红色的便鞋出来了。

“你干吗穿着制服就来了？”

我把两手一摊，朱利亚诺朝窗户迈了四步，转过身来，尽量想五步返回原地，但这也没能使他振作起来。朱利亚诺烦躁不安，嘟嘟囔囔；随后又求我别催促他——他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姑娘要求他把一切从头讲来。

“可哪儿是头？全都乱套了。”

“那么，”我说，“咱们这么办：就从随便一个细节谈起，比如说，就从你打发‘萨比娜’去找我谈起。”

朱利亚诺咳嗽了几声，问：

“你管谁叫‘萨比娜’？”

“她呀，”我指着姑娘那边说。

“你疯啦！要不就是这个蠢货已经把一切全

① 英语：亲爱的朋友。

都给你讲了？！”

“她什么也没跟我讲。作为一个密探，她是无懈可击的。现在，出于在灭世洪水^①的危难之日促使我来到你们这里的友好感情，很想弄清楚一些细节。发生了什么事？”

“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萨比娜”责怪我。

我试图把冻结在冰块里的朱利亚诺拯救出来，可这并非轻而易举。

“我对你什么都说不清楚，卡米洛。咱们最好还是去一趟吧。”

我拒绝再冒雨出去。朱利亚诺懂得用什么可以打动我——他两眼含泪，带着一副在人群里走失的孩子的神情望着我。我让步了，不过请求给我点晾干衬衫的时间。朱利亚诺极力拿些废话来打掩护，说不着急，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姑娘跪在他身旁，搂着他的腰，她当着我的面做出的这副亲昵姿态也没使我感到多少幸福。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咱们走吧”。

朱利亚诺费了好大劲穿上了一件雨衣，他的

① 指《圣经·旧约》上帝后悔创造人类，于是降洪水除灭世界上一切生灵的故事。后称这次洪水为“灭世洪水”，比喻灭顶之灾。